

枕边书

安康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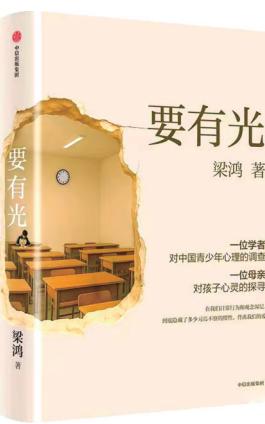


《人间广厦》

《人间广厦》是著名作家陈彦新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长篇小说以“分房”这一普遍而敏感的社会事件为切入点,生动描绘了某文化艺术研究院内围绕新房分配展开的复杂纠纷。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和鲜活的人物塑造,展现了利益纷争下的人性百态,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中欲望与公平的碰撞。故事围绕研究院院长满庭芳展开。他临近退休,原本以为房源充足,分房

水到渠成,却因职工各方利益纠葛,导致分房方案屡屡搁浅。满庭芳本想平稳过渡,却被迫卷入这场争夺。职工们各显神通:有人卧底院长家门口示威,有人以职称、贡献为由要求加分,还有人直接抢占新房。与此同时,班子成员意见分歧。满庭芳在各方压力下焦头烂额,家庭矛盾也随之爆发……

陈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星空与半棵树》。《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2018中国好书”《装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星空与半棵树》获“2023中国好书”。多部作品在海外发行。(任雪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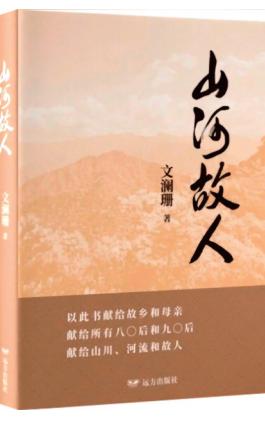


《要有光》

《要有光》是梁鸿创作的非虚构作品,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作者从孩子、母亲、病患三个角度,剖析了中国不同城市、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的处境。该作品不仅体现出深刻的时代命题,更为青少年、家长及教育者提供一盏微光,引导他们重新认知自我与社会,在阅读中获得治愈。

在这部书中,梁鸿用真挚的笔触记录了一个个被“困住”的青少年与他们的生活空间,以及他们与世界相处的点滴片段。作者选取了3个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区城展开讲述——中等城市滨海市、大城市北京海淀区、县城丹县,以沉浸式采访的方式,记录下因情绪困境而面临成长挑战的少年们的迷茫与坚守,以及父母的焦虑期盼、从业者的执着担当,立体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与时代困境。在每个地方选取几位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她运用讲述、对话、日记、书信等多种文体,以高度结构化和文学性的叙事回环,呈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浮现出厌学、狂躁、幻视幻听、游戏成瘾等常见心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走访中国多地,采访学生、家长、教师、心理咨询师等,积累了丰富的访谈素材,扎实地完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准备工作。该作品的写作聚焦青少年由家庭创伤和学业压力等外在因素造成的厌学、轻生、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在这部书中,作家直面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她深入孩子的内心,观察其如何看待自我、父母与社会;进一步走入家庭,剖析亲子关系及状态如何影响孩子的情绪与认知;也探访社会教育机构与精神医疗机构,了解孩子如何被治疗、被救助;进入学校,了解学校、老师和孩子之间构成怎样的网格;并思考时代精神与社会理念如何无形地塑造着一代孩子的成长。(梁真鹏)



《山河故人》

民俗与童年生活细节,塑造四大家族人物群像,采用平实细腻的语言刻画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作品详尽展现了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赞美了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乡村振兴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讴歌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是一部时代的赞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谭五昌点评《山河故人》时曾说,文澜珊对于文学的执着,放眼当下整个文坛,是难能可贵的。这部小说还有历史价值,再过50年、100年,当我们想要了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中的风土人情时,就要看文澜珊的《山河故人》。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民俗价值、语言价值等是毫无疑问的。

《小说选刊》副主编、著名评论家顾建平说,文澜珊的《山河故人》,写了南河滩村的四大家族,还有母亲红莲和几个孩子的故事,故事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但这本书写出了沧桑感,尤其她在自序中写到站在故土的坟地时那段,特别打动我。所以,《山河故人》创造出了一个能打动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值得探讨。(王莉)

仁心与文心

——浅论医生刘培英的文学追求

□ 姚维荣

医学与文学、医生与作家,是社会各种职业中与人类接触密切、影响重大的行当之一。前者关注与解决的是人作为物质存在的身体,后者探究与关爱的则是人的感情世界、精神生活,也就是所谓的“三观”的本质区别。成长与工作在秦岭脚下、汉水之滨的医生刘培英,在70年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退休后,文学则成了她主要的精神寄托与追求,并结出了累累硕果。

刘培英出生于1952年,上大学后,特别喜欢读书。大哥1955年从安康中学高中毕业后,先在宁陕继而在石泉中学当语文老师。他特别喜爱文学,无形中也影响了妹妹。《白毛女》《苦菜花》《迎春花》等书籍她都一一读过。兄长见她爱读书,便帮她办了一张石泉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从此读书看报成了她的最爱,语文成绩直线上升,由此,她更是深深爱上了文学。

1971年9月,石泉卫校开始招生,由于她插队后表现好,被社员和基层领导推荐入学。此后,她希望做一名好医生,将来自治病救人,也算有了自己的职业和报效社会的途径。卫校学习两年后,被分配到后柳区卫生院工作。

1989年,她已37岁,工作调入县卫校,在该校教书又是挑大梁的角色。一个人同时担任《内科学》《妇产科学》《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等数门课的教学。最后一门学科,她在学校压根就没有学过,全靠业余时间攻读、备课,查阅各种资料,虽是现学现卖,仍颇受学生们的赞誉与喜爱。

二

中年以后,病魔缠身。即使在生病住院时,刘培英仍是一边治病,一边坚持不懈地读书与创作。

经过几载寒霜雨雪,莺飞草长,便有了第一篇文章的问世。唯有这变成铅字的文章,如雨露甘霖,如一剂剂良药,使她极端苦闷、失衡、干涸的心灵得以滋润、安抚、慰藉。她对家乡对生活的思考,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及一草一木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以文字的形式赋予其灵性与活力。

2000年1月,她出版了首部散文集《往事》。安康市作协主席张虹在序中写道:“她的文章底蕴很足,篇篇实实在在,有一种稚拙的坚实感……我想作者之所以在‘乡村医生’这一卷中写得如此娴熟老道、游刃有余,大多得益于她自己多年乡村医生的亲身经历。”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刘培英因工作原因去陕北,这块英雄的土地先后涌现了柳青、刘成章、李天芳、路遥等著名作家。尤其是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等优秀小说。和陕北相比,陕南的自然条件优越得多,这里的父老乡亲一点不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差。从事文学写作后,她有一个梦想,由此又生发出一种使命感,要为家乡树碑立传,写一部反映家乡风土人情的厚重小说。她决心以笔为旗,为自己的家乡打造一张既风光无限又有深刻人文内涵的名片。于是,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月儿城》。

三

作为一个业余作家,创作长篇谈何容易。路遥曾说过:“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们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刘培英深知,她将遇到很多困难,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写好,但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

创作的首先是歌颂家乡,把陕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山区人民面对苦难依然乐观坚强、百折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正如《月儿城》一书的后记题目所说,是“献给家乡的歌”。

《月儿城》的创作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女儿刘欢作为她的助手也参与进来,母女合作打造这部长篇小说。提笔之前,她们到处搜集材料,读相关的参考书。创作中的第一

作家书评

大难关,就是对家乡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的生活背景知识比较匮乏。所以,凡是反映石泉这方面的史志典籍,她们都想方设法地找来仔细查阅,做笔记,到石泉县城的周边、乡村进行走访、调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准备工作就花了一年多时间。

正式进入创作阶段后,一般情况是一天写一千多字,最快一天写三四千字,最慢一天也要写二三百字。书中有一个章节:蓝天河的初恋从省城带回了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可找来历史书一查,《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后来在写蓝天河参加北伐战争的这一小段历史时,为了这千多字,她们把清政府被推翻、北伐、一直到西安事变这段历史都统统看了一遍,包括这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传记。

月儿城是以石泉县城为原型的,为了写好心目中的月儿城,艺术再现这座具有典型陕南特色的山城,她们虽然一直生活在县城,但很多地域景观却是熟视无睹。为此,母女一一细致考察,如县城的青石板街、梯子坎、曲折的小巷、吊脚楼等,就连石泉街道的宽度、东西城门的高、厚、宽度、城门铆钉的行距间距等等,她们都用卷尺一丈量,力求真实可信。为了准确地写出流经县城的汉江江面的宽度,她和女儿查了县志,专门访问水文站。最后定稿时是基本准确的“约400米”。柳林坝千亩川坝的风光,珍珠河、柳沟、二里桥、关头山、莲花石、云雾山、鬼谷岭,都是原汁原味真实再现的。

塑造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是重中之重。既然是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书中就着力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美丽善良、聪慧勤劳、勇敢顽强的大凤;勤劳善良宽厚、吃苦耐劳的柳汉原等。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一条,不赶时髦,不求卖点,不作无病呻吟,写自己最刻骨铭心的或是使自己最为震撼最为感动的人和事。

小说在写作最紧张的时候,刘培英除了吃饭、午休,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都是坐在电脑前,一个馍一杯奶或一杯白开水。2006年腊月二十八,她不幸遭遇车祸,右手尺骨骨折,生活无法自理,病痛期间,硬是凭着过人的胆识,用左手敲字,一直努力坚持。初稿终于在2007年年底完成。

小说定稿后,《月儿城》就进入了出版阶段,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受尽煎熬的过程,其中的酸甜苦辣,出过书的文友都有深切体会。如果说《月儿城》是她和女儿的倾心之作,一点都不为过。这部小说从写到出版,4年漫长时间的写作,光改稿就大改过3次,小改10多次,打印稿堆了两尺多高。可谓一字一心血、一句一苦痛……经过千辛万苦,《月儿城》终于在2009年9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小说面世后,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热烈赞赏与高度评价。安康知名作家李焕龙立即采访,写出了近五千字的人物专访,在编者按中他写道:“当40万字的长篇小说《月儿城》推出,安康女作家群挺起了一对母女作家,安康文坛收获了状写本地人文、风情的历史长卷。当我们走进作品,看到了历史的壮阔,社会的丰满和安康人的伟大;当我们走近作者,看到了人生信仰、事业追求、文学精神的神圣!斗转星移,大浪淘沙,文学依然神圣。”刘顺玲的书评文章《一首飘荡在秦巴深处的悲歌》相继发表。

时过不久,笔者主编《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时,在第一章《现代历史进程的多方位回顾》的第13节,以“借人物命运演进时代变迁——刘培英、刘欢及其《月儿城》”为题,用5000字左右的篇幅,对这部长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其中写道:“长篇小说《月儿城》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滨江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寓社会的沧桑变化于丰富多彩的风情民俗,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相信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掩卷凝思,都会从女主人公大凤的创业之路中深受启迪,得到激励,感到震撼,尤其是从励志段落中汲取力量,勇敢地走向社会,走向创业之路,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独特鲜明的地域风格,是《月儿城》艺术上的突出成就之所在……”2011年,《月儿城》获得安康文化艺术创作精品奖,算是一个圆满的收官。不负刘培英母女为之付出的艰辛劳动。

退休后,刘培英时间更充裕了,创作的数量更多。2015

年,她将自己从2000年以来撰写的散文、故事进行整理、修改,出版了散文集《漂泊》,故事集《江边人家》,都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

回顾这一生,刘培英感到最辛苦、最纠结、最难忘的还是那段妇产科医生生涯。在农村的几年,她和村民同吃同住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段经历使她对秦巴深处的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许多深层次的认识。山里女人的坚毅,吃苦耐劳,生命力的顽强,对极端苦难的承受,对爱情的追求,对家庭的挚爱,以及为了孕育生命,那么一股精神,那么的拼命,那样的智慧,令她永生难忘、魂牵梦萦……她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为了让人们了解以前的陕南妇女的艰辛悲酸,原生态地叙述家乡那渐行渐远的故事,刘培英萌生了再写一部长篇,艺术再现这段复杂的生活状况。于是,就有了2022年出版的《高山上一树槐》。

写过中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生活经历与构思、创作一部中长篇小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大,很多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都记得不太清了,何况那些复杂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以及其他曾经认识、熟悉的人的事情?所以,既然下了决心,刘培英先耗时费力查阅、积累资料。到城周边、有关乡村采风;到计划生育专干的家里走访,和妇产科医生聊天……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准备,她于2012年开始创作长篇乡土小说《高山上一树槐》。就这样断断续续,5年才完成初稿。一个人,最难的不是死,而是面临亲人早夭等灾难悲酸时的生不如死!

人和人的区别,就在于面临意外打击的悲伤,能否尽快走出命运的低谷,冲破生命的阴霾,坚持完成未竟的事业。刘培英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女性,她鼓起勇气,把完成这部大书作为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对女儿最好的纪念。2017年的大年初一,她流着泪开始了这部书的修改。一边改,一边哭,一边哭,一边改;写不下去了就放声大哭,哭够了又写;无数次写不下去了,又拼命挣扎着。修修改改又是三年。经过炼狱般的三年殚精竭虑,大改五次,小改十多次,终于完成付梓。2022年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高山上一树槐》面世后,社会反响良好。书中人物栩栩如生,尤其是女主人公云丹凝形象丰满,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正能量的载体。我以为书中主人公云丹凝就有作者的影子,或者说,云丹凝就是作者的化身……这也是一部语言丰美之作。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品读给人美感给力量给人智慧的精品力作!”该文相继在《安康日报》《陕西工人报》等报刊登。

刘培英在医疗保健的本职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几十年,医治、救助了不计其数的病人,真正体现了医者仁心。但作为一位青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的女性,她的文学梦深埋在心底:文学即人学,二者都包含着一颗关爱普通人的善良悲悯的心。因为世上更有无数人渴望、呼唤着真善美。她始终认为,人世间的真善美在底层平民身上蕴藏最深体现最多,希望用手中的笔努力表现底层平民生活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陕南人民。她要把父老乡亲们面对苦难依然乐观坚强、百折不挠、永不放弃、永不言败,与命运顽强拼搏抗争的勇气、精神充分表现出来。让书中的主人公,以生命的执着、顽强的意志揭示人类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和意志的无坚不摧。在作品中力求语言通俗生动鲜活,读起来有美感、愉悦感,体现出鲜明的陕南地方特色。

斗转星移,大浪淘沙,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与普及,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今天,文学逐渐被很多人淡化。但是,作为一种能够抒发性灵的精神产品,依然有无数人像刘培英一样痴迷它,追随它,创作阅读它。正如陈忠实先生一再说过:文学依然神圣。只要有人类存在,文学就是永恒的,生生不息的,因为它是人们心中永远的慰藉!

一草一木皆有情

□ 李永恩

酿酒的日子里,旬阳乡村飘着浓浓的酒香,满村满树挂满花花绿绿的被子和衣裳。这难道不是一道奇美壮美的景观?

《光头山》“顶那棵柏”中的柏,可不是一般的柏,那是一棵生长在段家河镇山顶上的千年古柏,需要三四个人合围,它长在寸草不生“光头山”上。传说这棵柏是牛郎天赐天造水长大的。其实,“光头山”上原来是成片的树林,只是曾经的破坏让它成了光头,伴随退耕还林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光头山上很快就有一片生态林,致富林……读了散文集《永远的黄飘带》后,自然会产生一种认识:旬阳的山水皆入景,草木皆有情。如此神仙之地,如果没有生态旅游定是天大的遗憾!相信更多的人读了该书,也会产生类似的认识。

书中还讲述了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反动派,帮助群众生产,与群众建立了鱼水深情,极大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与斗志的故事。如今,这里兴建有红军纪念馆、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老祖墓等红色文化景点,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与红军有关的歌谣。或许受到红军精神的感染熏陶,旬阳人民身上的红色基因明显。

旬阳文学现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文学氛围浓,二是从文者众,三是成就突出。旬阳众多的文艺工作者中,从事行政工作的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浩浩文学大军里,他们白天忙着处理政务,一到晚上则忙着为文,如人饮水,甘苦自知。

人生就是一张动人的答卷

□ 谭楠

良”的底色。王庭德的故事告诉我们:身体的局限、出身的平凡,都无法定义一个人的价值;真正能决定人生高度的,是内心的强大与品格的高贵。

家庭教育中,我们该如何向孩子传递这份“无须仰视”的力量?

首先,需引导孩子接纳不完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与缺憾,就像王庭德坦然面对自己的身材局限一样,父母要引导孩子正视自己的不完美,不必因他人的评价而自卑,更不必为了迎合世俗的标准而勉强自己。告诉孩子:你的价值不在于“没有缺点”,而在于“独一无二”——接纳自己,才能真正拥抱生活。

其次,需培育孩子坚守善良的品格。王庭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好人”,正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对他人的善意与对责任的担当。父母可以从日常小事入手,引导孩子学会共情与付出:主动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尊重身边的每一个劳动者、做错事时勇敢承担责任……这些微小的善举,会在孩子心中种下温暖的种子,让他们明白:善良不是软弱,而是最强大的力量。

最后,需传递“无须仰视”的人生态度。不必让孩子盲目崇拜所谓的“成功者”“大人物”,而是要让他们看到:平凡人一样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就像王庭德一样,不必仰视他人的光芒,只要坚守自己的初心,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就能活成自己的光。父母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孩子:认真生活、乐观向上、善待他人,就是对人生最好的诠释。

王庭德在《这个世界无须仰视》中写道:“我虽然矮小,但我站立的姿态是挺拔的;我虽然平凡,但我生活的态度是真诚的。”这句话,值得每一个家长与孩子铭记。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出“完美的天才”,而是培育出“内心强大的幸福普通人”——他们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坚守善良的品格,拥有“无须仰视”的底气,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脚踏实地,向阳而生。

愿每一位父母都能从王庭德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在家庭教育中少一些攀比与焦虑,多一些接纳与滋养。让孩子明白:无须仰视世界,只要内心有光、品格有底,自己就是最耀眼的光芒。